東牟集 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東牟集卷十三

# 趙館使遵經解序

宋　王洋　撰

堯命若征攸敘九族思割其妻以為宗社嘉薦於是箝以大義飛出大訓表以大龍所以旌升褒拔罔不備盡竊官目神士胥名曰宗室王室之翳也翳不蔽者風或戾之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漢封同姓以張大牙是不

保翳而懼戾乎且無鑒於漢氏姑監於有唐彼三百年
中有能以文章先多士政術出治表鼓行人間以取相
位者數以八九凡我同姓誰云不如而視彼為不可及
也邪爰自中原以來淬厲頭角抗飾器度以致顯用者
甚衆内則執筆札趨奉甘泉外則擁旌旄藩輔京師以
十數而未止也斯非聖神之妙化帝室之光華者哉先
是温州刺史開國天水郡公宗室元老潛心古學不事
浮競精微莊靖洞入神骨方建中之初元獻論語説上

之先帝詔曰仲尼沒而微言絶惟諸弟子之所記雖齊魯諸儒窮之有不能盡汝居近屬處顯位而能討論撰輯著之章句甚矣好學之篤也公讀詔泣下益自激昂繼為易說獻之以為未足又解老子八十一章當天寧祝釐陳九九之數備報上之義嗟乎心術之妙如是其遠且奥也歲往月來物異事改公之子子攸收公遺文於五厄之餘論語易說二書亡矣惟道德經獨存子攸將寵彰其先人以詒後昆也棊與子攸異時游宦江西

有王事之契紹興戊辰子攸官盱江為戎帥遣人走上
饒之弋陽屬某為之序某何幸挂名經端以同此不沒
也竊嘗聞之和平之音淡泊懽愉之辭難工天水公生
為帝族屬又稱尊乃能屏却嗜好不從流俗獨師其心
而古之此非天性篤好與時俱昌者邪夫以雲漢之章
褎踰華衮則錦繡之美朱黃之文有足以為公悅目之
嫌者乎探闕里之遺思鈎羲經之奧旨則紛華盛麗驚
愚駭俗有足以為公動心之具者乎師道德淵源之宗

懷慈儉不爭之寶則清房曲室金瑑玉瑺有足以為公膚膝之安者乎舍彼取此其有識之者矣昔劉向父子漢公族之望也博極諸書剖判藝文固儒者之規範也若鴻寶苑祕書方士語爾得之枕中以為黃金可成此何等事業而忍為之邪然其惓惓之義著而不忘愛君之心老而彌篤雖自任若此亦史氏有以表著之也今天水公以古義脩身子攸尚克似之樂善不倦考之史法公之父子俱當得書矣其既讀公之書樂先帝訓育

之澤以至于今永觀厥成也序而記之庶幾班氏之用心焉

## 養源齋序

大梁李子王姬五世孫也少孤附外氏陪鼎以炊既長襟韻峻發不可禁制好為詩章掠取風月據為已用華則是矣實或疑焉閒掃一室横几案散緗帙寤寐其中求名於予予以養源目之且告之故曰予知源之為貴乎物之最鉅宜莫若海而三王之祭河實先之不以此

源而彼委故耶夫五行者行而不留之謂也然金木之
質一受其成有榮繁而朐有豔（案豔字下原脫一字）而枯不能自
化人實化諸惟水之性與神為徒灝灝汗汗入有出無
噓呵薰蒸潗濬太虛崑崙之穴脉于天衢一派萬仞周
行八區寰瀛雖大乃鍾其餘物之有源不既貴乎李子
聞之曰水之源則聞命矣敢問學之源安在予推而辭
之曰止子歸而求焉則吾與子同學

方子曲肱齋序

銀峯方子一日扣門而問予曰我之生也我先人嘉我初則取究儒之受氏以命我名我自束髮念之求所以勝彼者未可得也今不幸先人棄養惸惸之孤恐無以終奉前訓今且于舊廬之西别為宴處時曲肱而枕之以求吾志因以名吾室庶幾其不墜是訓也有過而抵予者曰子之為道也固如是乎彼大賢者飢則具一簞之食渴則奉一瓢之飲其心殆未嘗飢渴為也飢渴者夫子之道耳今子少而文以文名長而仕以仕進日者

乘使軒過閭巷坐車中自如嫂婦下機童稚奔走人自是賜予矣何敢望回也我聞是而病之未有以告也叟以為何如予徐謂之曰方予無以是為病也子之師古人將師其心乎師其態乎今有人曰吾聞塗之人可與為禹禹跳而吾趨非也躑吾足而跳之人孰謂不然則稚子皆知笑之矣子其厲先公所以授予之志從事于所謂四目視聽言動非禮弗克雖舍簞食而大烹却瓢飲而薦醴從其所得於外而內無損焉予之肱直可也曲

可也其何異於用哉且是言也吾知子既踐之矣故敢因或人之辭以為告予其許之乎

## 葉子發珠玉集序

予少長江淮知儀真吳元常為勝士宣和甲辰歳識元常於濠梁自是歷靖康至紹興中或離或合合必相勞苦慰勉以善行撫掌道舊故意無不同元常習禪學至欲稍問靜法即笑而不答睨予而哂之予自度學不能造道辨不能析理因默不語置元常於方外而自處以

懵昧退託之地然後乃愜後累年客有言曰吳元常今為光禪師屏居南嶽不通水火久之有貴人舊游招禪師欲叙契濶既造賓序典謁者不知為元常也狀貌短陋無須髯敗衣塵色疑其有求不為通謁腹飢餒又不忍去既見甚懽主人沃茶鼎泛之語亹亹不絕日暮始歸疾索餅飯寺奴不時供元常怒叱之四體（案四體上元有闕文）常予畏人也始者欲外形骸不立一物而終以形骸為累是又何哉予嘗得柳子厚書其初徙江湖也意欲求

山林之樂忘羇窮之憂寺之西軒盡得登覽之美已乃履鐵爐步游黃溪自西山入鈷鉧潭伐翳蔽取小邱入袁家橋渴以石渠石澗為飲可以忘憂矣又窮而西得小石潭至則竹樹環合寂寥無人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向使子厚自輔其氣不失中和姑取溪石竹箭之觀以洗塵滓而暢幽情不為既適矣乎必欲遂窮荒虛之境探巖谷之穴至凄神寒骨而後已吾意子厚既歸嘗引馬氏妓酌酒緩歌以自慰也則向之至

清者又安在哉劒川葉子發相見于上饒其為人高明辨達疎眉哆口宜大用於世者一日過予出書軸二曰吾不仕又絶婚聘近次第前人禪學為括古珠玉集將鏡其説以行於世噫吾病夫塵勞之人不知洗削外慮同游於至樂之域吾之書為是作也君其為我敘之予受其書讀之茫然不知所自欲綴補傳會透徹挂名書端以自耀鬻又懼子發之哂予如元常也子發又謂予曰我於吳門得菴宅焉一丘曲折天地竒奥處也近與

人境相接過者日十數而莫有顧者此天以遺我我將為巖居而終老焉予既高子發之才惜其且老不見於世而獨得於至言妙道邈不可及而又懼其未止而更求或反其初而畔其始也故誦元常子厚之事以告焉予少聞幽禪之學以誠自解乃可發口其或不知而強悟習辨以取高寄笑以藏術者謂之戲論罪在不貸予不敢自取不貸之罪故言止於此惟君幸寬之

記

## 無盡藏齋記

清江韋子謂其友人王某曰吾老矣顧念少年庭前奏黎栗少長隨昆弟奏溫清大昕之朝鼓篋授業奏聲利裏我荷服拳我手板趨走宮長前奏簿書期會蓋吾心未嘗一日虛也日月往來風昇霧巒思慮變化自傷塵勞乃結茅清江之上葺先人居俯仰宇宙面埶空濶傲睨萬象有求於吾吾皆給之巖扉開闔烟雲冉行如求吾詩吾以詩律之幽花研春秋月耀夜山長鳥還沙暖

鷺戲如求吾文吾以句繪之愈感愈給初無留難不知在彼為無窮邪在我為無窮邪益當是時省吾心未嘗一日實也有高人皇甫君榜吾齋曰無盡藏吾之心有起焉予以為何如予徐答之曰韋子予與子昔宣和中同壇士也識子有年數矣嘗静法格之子之貌濟矣今而果副予是望也當子之心事物實之其識所謂無盡者哉及中扃虛明内外蕩澈愈給愈全不知所以然而然既已知其天又烏證乎虛緣韋子一笑遂書以為齋

記

## 書鄭氏捨田記

親既沒泛者亡之思者存之存之而靡有及也曰浮屠道人心無為之場屬念清淨惟是朝夕飲食之用或有以動其心則勝念弗崇有能具是供供之俾克專意於道萬物不干其志則彼以心香勝念薰道寸薦供施者當獲善報仁人孝子之心固知是言非若剖劑文別可以市質而劵取也然猶為之豈有它哉以謂與其委吾親

而無以為佛書有是而吾之力可以及之舍焉弗圖是真委吾親矣爰有割口分之業以奉其徒者久之浮屠人衣食其中藝治灌沃化瘠為腴闢菑為良日以贍給而施者之家支庶寖遠或不守先業視居作之產顧出其下則恚而矢之曰吾之先為是區區將燕及吾祖且大庇我後之人也今報享之狀冥不可詰而受施者顯蒙其利是舛也宜有以穀我不然盍返吾田之為得也有不吾與吾其訟取之於是僧俗相捽起而為讎吏持

其競弄而蝕之經更歲時不示決奪至兩湯其業訟為閧田而後已其視初施之心豈不遠哉貴溪鄭氏為家舍以守先塋俾僧宗元涖之又分田以為永業其大人有以文學取科目為郡大吏者思微圖遠懲是物也乃自言於邑一書於籍一驗於符與宗元盟而歸焉宗元亦詳審練達能副其意書邑符於石而刻之以示不可瀆者間為予道其事求書其後予聞而悲之於心有感焉噫若鄭氏之施宗元之受其果能相與崇其勝念而

無文捽之患者哉

泗洲院記

常山縣北郭門之外延縁山麓僅五六里許跨溪以石為梁北下數步有浮圖氏之居邑人號曰石佛寺訪其所從來云後唐中有販牛客夜宿溪岸聞鐃鈸鐘鼓之音及旦訊諸父老此地得無佛僧庵寮處近邪皆曰無之次夕是客復寓舊止觀沙洲上中夜光焰騰起立表以識之率同輩穿土丈餘得石佛像如泗洲洗濯置路

傍瞻禮而去後賈牛獲息倍稱旋過其地葺茅設飯供以報自後邑里禱病即痊乞男女輒應至晉天福七年夏大旱祈雨有感縣具狀聞州州上於朝符下許建祠宇額為泗洲院即山砦石造堂殿請僧住持從爾顯化一方祈求響應矣邑士賢良王公介少日讀書寺中每旦詣石像前祈延母壽仍乞嗣息繼生四子兄弟皆以儒學為時聞人其叔季仍登巍科致身侍從賢良公官為祠部員外郎累贈少師得非盡誠香火靈應所佑邪

進士徐清臣每念寺宇隘陋不能安衆與主僧維良議遷寛敞之所邑令徐君力賛成之然患無五百弓之基會三衢鄉壉君承奉之子進士國華云家有讜溪之北沙汀延袤兩溪圜繞地勢平正敢獻以建佛宇政和辛卯卜新遷祠維良復念石像重甚人力不勝舉夜夢石像告以坐石破作兩片去之可也次日視之其石果裂遂棄坐十夫不力而舉行矣宣和甲辰知縣事朝奉郎郭元祈雨乞嗣屢應施俸錢建殿繼而奉議郎方翱邀

慧覺總持大師清秀住持修築精備植立功堅紹興甲
子年洪水暴疾飄蕩一空特存大殿寄居貳卿魏公郎
中靳公率衆布金凡講誦之堂偃息之室伊蒲之爨啟
閉之户東西夾廡煥然一新壯麗而高明矣進士孫謙
亨獨施財駕橋以通往來歲時士庶游行有請於石佛
僧者為利不細昔唐朝大徹禪師飛錫至洞山明果寺
遺錫溪下以石函貯之後有高僧月道者於九峯翠巖
捨身信士萬餘衆咸集道者自高峯跳下神物護持略

無所傷道者云大衆共證豈無異事募三百餘力發大石得函啟函獲錫杖授小師有端戒令祕藏勿輕付受諸方競求不可得端一日忽名前住持僧懷智遺之會郭宰建殿因為石像法具大徹師得非泗洲後身乎其符契如此院當饒歙往來支逕而為開化縣大道行旅衝衝不絶今住持清秀應接不倦得士庶之譽而戒律甚嚴遠近信嚮石佛之居異時當成方廣大刹矣余嘗過其居愛其潔雅一日造門以記為請因銓次之

贊

劉行簡墨竹贊

瀏游浮翔君之長也純直靜默君之德也滌炎懷風君之功也山澤之臞儒非君其誰如也

宣首座真贊 宣屢不受請

請它不去求它不與陌上春風鸎啼燕語

黄龍南和尚真贊

非南非北非語非默虎嘯龍吟雷驚電掣木落歸根水

清石出

## 跋

### 跋馮子容家藏章聖御書

章聖皇帝大禮慶成詩一章有忠賢翼贊之言乃知賜近臣之與祀事者文懿公當國故受其目焉詩無符璽意者賡歌之臣皆有别本篆雲蔡簡其復歸西清與非小臣所得知也公之五世孫預襲而藏之百有餘年閲敢失墜使後世得以想望當時文物之盛所貴於故家

遺俗者具在斯乎至於雲漢之章盈成之象臣不得而名言也

跋杜仲微隸書出師表

諸葛孔明與杜微終不盡其用吾意二人各有遺恨令杜仲微以所精隸法為諸葛公書出師表一通二杜相去千載姓名符合豈精神往來思報知遇固未泯乎雖事理冥符吾不得而知吾所知者姜維黄皓輩縱使子孫尚在不知出此矣

跋德清沈敏學先君銘

祖遠矣仁人之心欲其不亡而九原之骨不可作也然則奈何蓋不死其名而已不死其名有道乎曰求必傳之手黼黻其善行刻之金石內之壙中騰其文於四方如是宜不亡也今有人焉以為未足取其上世之銘旦旦誦之遇當世能言之士又乞言以申寵之以展侈其義孰未聞之耳而告之曰銘皆實語與懷金錢輸米得佳傳者異乎其覯於彼人之獲豈艾也聞者曰諾乃已此

其為不死其祖不亦過甚矣哉王子以賢者過之無傷
也其人謂誰龜溪沈良能字敏學一字子卿

東牟集卷十四

宋 王洋 撰

祭文

祭程伯禹龍圖文

嗚呼天生哲人為後學師公稟于天實允蹈之名冠多士位升進途三十六載道泰形朐眷惟前哲歐王蘇公六十六年咸以令終公之反真亦極如此豈其名儒先後同軌惟我於公實聯姻婭津亭一别音容永謝不能

越境白馬素巾寓哀一奠有媿古人

祭楊仁靖知縣文

嗚呼天之生賢若將有為已而不然人胡不悲惟君所秉柔惠正順内施于家外施于政視人如傷誠意殫盡人有七情君去其六無好無惡孰樂孰欲喜不形於顔揚怒不存於心曲惟哀獨存化為畏懼卑恭謙和行必擇路上天之報意其必豐如何不淑官止一同顧惟飄零嘗托末屢聞君之訃志奪氣捐遥致薄奠哀情莫宣

魂而有靈監此誠悁

祭弋陽祝宰文

嗚呼淳德之茂天實相之中道而夭云誰喪之廉以厲己公以仁民明明上天云乎不聞勤勞下邑政成在邇方謂旌書敷榮故里如何不淑一旐翩翩白叟黃童泣涕漣漣昔我見公實佐富陽垂二十年有此盡傷我病且庸公壯而豐病庸尚在豐壯俄空死生禍福孰能究之奠此一觴文以侑之

墓誌

楊隱君墓誌

君諱潜字彦升其先華陰弘農人惟楊氏别姓以來數千載間世為盛族迹其逋遷裔胄所至皆有異人雖黄唐姚姒有不及者大抵重於叔向貴于赤泉侯極于漢太尉今散處郡國流分派别有兕璧而貂蟬者有儒冠而㫁食者有窮經論道為一世宗仰者有隱居閒處身巖壑而名振天衢者皆華陰之族無它楊焉君世居將

樂之瀚溪蓋别自浦城之族大王父某王父某考某皆隱德不仕而其德名著於鄉社者累葉不同故直而和愿而恭其言也訒大王父之德也剛而毅縱而度力兼數夫而毫視萬物者王父之量也纘二父之志通古今之學固窮厲節不求達聞則皇考其人焉君昆弟四人在皇考為仲子天性警悟自知讀書初加弁服名譽赫然嘗自言為人後者非名爵相繼之謂顧不可墜者節也謂四知之可畏則故人之金可却矣辨三者之不惑

則奕世之澤必厚矣今華陰之田果安在哉人田千阡陌吾田乎清白彼千阡陌者未百年而易族吾清白者在千載而不竭歸乎歸乎其蹈吾祖以食清白之田乎由是公於鄉黨則推其餘以施而人無饑者蓋其事親則就養無方而族黨之人無不令於父母者居喪結倚廬號泣孺慕而禽鳥之瑞至焉初宣和中方田法行鄉人盻盻未知所嚮君為度詞語人曰五鄙之廬舂糧而趨隼旟之丘倍稱是求乎行而腴將困于租銖銖鈞之

等分是圖會其法中止時無知者後三十年復舉經界邑人追思公言有識者觧之曰五鄙之廬邑也舂糧而趨百里也隼旟之邱州也倍稱是求則百里者二焉以吾鄉去州邑遠其地衍沃將有渫惡氏者委重於此者當以等級遠近均之則當矣後果析為九等銖銖較之始得其平故鄉里推公明哲絕人非智所及初漢太尉凡四子長曰奉季曰敉二族為尤盛今秦吳諸族皆本於二祖惟浦城之族出于秉以禮經考之傳于奉者宜

為大宗傳秉傳牧者宜為小宗而秉嘗為别族繼别者百世不遷故在楊氏世譜凡奉牧之後皆宜祖于太尉而繼秉者祖于家其叙乃正今以世譜考之自食我之禍子孫逃于華陰山谷永嘉之亂占籍上饒唐上元中劉展陷潤昇吳會弗寧又避地于建安之吳興王氏據有閩粤與李氏為敵國吳人致討建安震恐十一世祖徙居將樂之先明後自先明復居瀚溪之族派于浦城而浦城之族出於瀚溪境接長河其俗獷戾視法令為

紙上語君家三世以善道化之其俗幾變向使如君者
天假之年漸致四方長者以德為池澆濯其俗益古其
俗可也重車出門中道折軸其為士者惜之君以建炎
元年歲在丁未終于里第享年四十有四越三年九月
葬于將樂都嶺之原先一月有雙筍生塋前不日成竹
物生之異時士夫歌詠者甚衆人以為清德之瑞且知
子孫之慶云娶馬氏有二男子長曰傑歷任陽山尉前
信州司戶參軍次曰佐後君一年而卒孫四人如範如

筠皆舉進士餘尚幼方民曹之官于信也予寓處郡下與傑從遊相好一日語予曰我先人棄諸孤二十餘年既克襄事大懼潛德不顯埋名地下願求令辭以表之予謝不令恐無以彰令德者既歸踰年遣人具書幣走上饒求遂前請予適有事于淮浦書不克報是秋又書來促曰碑已具幸終賜乃書以授使者君之善行甚衆而獨沈于鄉後之鄉人其姐豆之與銘曰闕文

右朝奉郎王公墓誌

公諱彥隆字仲禮世為江州德安縣敷里人大王父世規累贈太師妣陳氏贈江國太夫人王父韶故任觀文殿學士正義大夫贈太師燕國公謚襄敏妣楊氏燕國夫人劉氏燕國太夫人考某故任大理評事累贈朝請郎妣李氏贈宜人公以季父厚任補假承務郎官七遷至朝奉郎錫五品服歷任陳州湖城尉汝州司刑曹掾熙河蘭會路安撫司幹當公事丁內艱不赴監無為軍酒稅不釐務河寧府永寧縣丞移知河南縣事建炎二

年七月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一德安蓋敷淺原之地公之先有諱淺者當唐昭宗時仕至鎮南軍節度左廂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其後當五季之際譜牒散落世家不明由公而上可考者七世曰諱果曰諱贇為七世六世祖曰諱明贈太子少保曰諱承壽贈太子少傅少傅子曰諱世規即太師公也自太師以上皆晦德不仕太師嘗一舉于有司不第遂隱于敷陽山時人師尊之作敷陽山記號敷陽先生嗣子曰韶即觀

文𦦨國襄敏公也方熙寧初神宗臨御考數圖貢以為西戎自寶元以來虔劉邊陲非茵薙髮櫛無以示遠而一時將帥殆無可當一面者思得異人任以股肱於是襄敏公上書闕下以為夏人所恃雜羌餘種候撫扞衛埋根藏穴故能跳踉使我邊鄙時竦今若招納大酋唉以嗜利不則以兵威之翦落爪牙孽種自息書上翌日名見詔乘傳詣邊不四年大功克立開熙河道後數年自樞府諸老連帥洪鄴擁旄仗節旌旗錦繡充塞故里

由是德化之王為江左甲族衣冠之盛榮耀一時公自幼植立不羣善行表著季父奇之先任以官及拂纓就任果能保德振譽承似先世益崇其門君子稱焉其在湖城也當關輔咽喉地逋逃雜沓朝變夕易又關市所需非商旅通行者榷禁甚嚴銖稱兩計積笞倍黥一日有挾香盜行者公歎曰吾為尉吏求盜是任奸不可縱法不可弛然以銖兩之奸刑人之膚非仁聖意也顧吏曰投之火中真薰鬻邪既焚曰果非也縱遣之自是犯

法者益少陜民歲迎岳神揭竿而趨曰神命取其物則雜然和之人莫敢較公適出見狀止車而招之使胥命于神曰神果有求無敢弗共久之報曰神無求也攝姦首笞而拲之其黨散走自是亦無繼者及在永寧留守以河南不治換公為河南令河南最部刺史交章薦之不果用秩滿南歸道由金陵江南使者一見喜甚曰公攜河南之政來更為我施百里之惠即檄公領饒之浮梁浮梁固劇邑也公至條分派別簡戢辦捷復以課聞

時有大冦犯旁邑居人搶攘有姦人盜尉以逃將誘致亡命為亂公微伺得之名父老豪傑疏其惡謀乃斬以徇邑人德之繪公以祠焉公天性嚴重風度凝遠文詞蒨秀與人交終身無悔吝家居不見惰容然而降接裕大和氣薰然故家人忘貧而樂焉公之卒也諸孤皆幼故平生行事往往得之耆舊然存而在人有不可掩者焉夫人臨川晏氏朝奉大夫諱天常之女淑德懿行有聞於鄉子三人長曰萬章今為右從政郎房州廣陵縣

令次曰萬夫次曰萬裕咸克修舉以世其家紹興辛未
其託寓上饒公之葬已有年矣萬裕持潭郡丞雷公之
狀求為銘以揭于墓其既考其行事叙次如此又繼以
銘銘曰彭澤之西豫章之北百産之奇千尋之木鍾奇
孕秀篤生異人異人維何燕公虎臣洗折戎醜宣我王
靈丹青傳像廊廟垂紳慶流衍迤乃降厥世河南政尊
浮梁像偉公身雖亡公德未已敷原之澤孫孫子子

隱士何君墓誌

豐畜不施令聞不馳德昭而夷微塗其生而匱其死有
人哉富春樵隱何君名遂字子楚本建安人博士正通
中子也博士諱去非正通字也以儒業起家既中科選
又好談古兵法為人康勁踔悍書無所不讀自墳典傳
訓繫史子記以至天文地理陰陽時數山川蟲魚草木
詭異之說莫不誦曉眉山蘇公嘗薦之曰伏見何去非
文章論議實有過人筆勢雄捷得楚漢間風力元豐中
先帝覽去非廷策異之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今

出之徐州乃以左遷乞除一館職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由是士知正通者益衆嘗代侯公說項羽設辭雜眉山書中蘇公見之弗拒也卒於通判滄州世多惜之死葬富陽縣韓青谷以嘗令富陽而民懷之也君少嗜學畫得父書又自以父子世名蘇氏凡蘇公遺文刀筆題誌小辯雜說巧發弄語無不收誦縱橫用之而不知本家貧不肯拘局以謀進取去來泛泊卒無常棲晚乃卜築韓青以保先塋生所至必得名客

勝士與之定交觴行辯發旁採捷出探度物象咀其英
華吳中人士翕然好之先是有遯叟和靖處士林逋自
逃空曠詩窮工奇侵泄太巧司命者殆憫其生而除其
禄俾以其饑鳴故士多病之鮮道其傳者獨幽慕之士
或儀於丹青以配前哲亦不過酌寒泉以為爵實採秋
菊以為加籩簿正具奠俎珍咼肉葅鸐臬脯不以分也
及好事者慕君不蹈聲禄即又比貌繪畫而以君為似
焉君以長身瘠色涷肩酸骨突顴曼頟星瞳霧竅且好

為青麻短製時曳曲竹謦欬林莽中步登半崒以望江
潮不知君者以君何營也人謂和靖既困宜傷其生而
悔其始死自投於司命一為改圖以澤其腊乎今相去
數十年以精神與君而君又安樂之吾知和靖不恨矣
大抵君之德清而腴詩勁而和比之物倫松竹類也古
今談者官松而君竹舉無異辭即君之名其可辭乎為
是而稱隱君可不可也紹興乙丑十一月十三日以疾
卒于樵居樵居在博士故塋之前生居其所而死瘞于

園焉享年六十有九凡三娶二馬氏皆先君卒其後王氏妝君而瘞之子二人曰永休曰永祖孫一人女孫一人尚幼將終謂其妻曰我既無以遺若環壁無可易錢充葬費者可錄我平生慤意具畫若干卷硯二削格觽佩雜物若干種舉送吾所厚其人取其償以瘞我無與爭事絞衿衾冒斂手足形可也語畢卧瞑妻就視絕矣妻皆如言卜是年十二月某日瘞君于所定之穴焉初博士為徐州學官君尚少得黄預魏衍淵源同升陳先

生無已堂透引句律其後學成所與以文雅相引重者甚衆今概舉數公世所共知者浚儀趙令畤德麟終安定王三衢毛滂澤民終部使者山陽李仲舒漢臣終應天少尹胥山沈晦元用今為西清學士吳興劉一止行簡為給事中陽羨蔣粲宣卿為本道安撫使東牟王伯淮景源為臨江守錢塘闞注子東為太學博士此人皆知名當世其褒拔賞裁人用聽決咸欲挽君大之而終不能也他胸儒彥士城郭邑落之秀願交于君或拒或予

不可凡目每歎視君困借為清談而已其命也歟嗚呼君之生清集其身及其死恨結於友讀其詩芬傳於世人謂君此皆自得於我而天所與君不與也寒一握薪饑一溢米塵蛙魚釜僧殘客餘此天與君者也其理迷矣雖有知者不能識也而況如予者乎君未卒數月嘗有書抵予曰我見子其文銘某人而信可傳也我死亦求君銘而傳我焉予讀之以為漫也達命者不惡鬼事是相與為文酒戲爾投冗部中久不省録逮君之訃至

錢塘吳諮周朋偶來過書庋繙故楮一取而得之噫豈魄兆邪或者純明亮直屏決昏翳而有以前識者邪是又予所不能知也姑載其實而銘之以成其志云銘曰

幹堅而折命舒而掣道柔而缺食寂而詩發噫來之人兮毋傷其蔭樾

吳周朋墓誌

君諱諮字周朋姓吳氏世為錢塘人故建中諫官師禮之子廣陵王先生諱令嫡外孫今尚書郎信陽守名説

之弟也幼踔厲挺拔漸濡父祖訓義文藝事多不學而
能者不善為章句學一試有司不中遂棄去靖康初淵
聖嗣位信陽方持節浙部遣君奉表闕下推恩入仕一
諸曹未受事徑歸卧里中會叛卒弄兵奪囊稍無餘君
既晚走浙東益自縱意讀書不悅為吏事知舊更強之
不得已調長沙簿蓋受命九年矣秩滿至行在朝廷知
其才留軍器所為幹官而領四方鍛工幾數千人改煎
攻煉刮磨洗削鈞石出入縱手按之以十為一引手挽

之以百為千又其間竄名趨走多右曹大官君以緑袍
吏蕲蕲其間毫纖繩治率以廉約厲以勤察曹吏斂手
久之武庫充牣器械精巧朝廷益欲用之薦君宜改秩
者凡十餘章以法未用也始務學尤好字書以為東晉
以來競貴婉媚殊失古意而六書之品有繆書蟲篆雖
古意不給趣辦獨蔡中郎工為分隷高不失本意下可
兼習俗視顔魯公郭忠恕較量奇耦以救差舛而卒不
大見力省工倍莫如是學乃潛心漢隷晝經夜晝用意

至到神艷奇岀大者徑數尺動蕩耳目小者錙銖方畧粲然可悅㑹祕書閣成上幸視見君所書石渠二字一時從御冠冕内外貴人併目同説名聲赫然竦動一時皆意君顯用且不久㑹有論他事者因縁及君免所居官時嶺南使者求良吏自助君得漕司幹官紹興戊辰之冬君到官幾二年矣蠱者飭廢者舉自經畧使諸司官交章薦之而君得疾以卒是歲十一月也享年五十一娶王氏子二人長曰琢幼曰耆老始予先君與司諫

同游學相慕用先君晚得一女愛甚因君妻禽遂妻之
君之卒也王氏自番禺扶旅柩攜二兒將歸葬于臨安
舟至九江信陽使人止之曰我已請于朝丐予祠官歸
瘞吾弟吾之孥幸留南康可相就分杯析勺以待無遽
念他日也王氏遵命挽舟復上以需要不過歲月卜良
日以葬焉方予自鄱陽郡吏失官寓上饒境中與君尤
隔濶書三往不報竊歎曰予之困亦使韋郎跡疎乎幾
年收君寓書曰我自去冬得上氣病憒憒害作書縱強

勉恐歆斜貽知舊憂今治疾良愈故相報後有人士自
南方來云我觀見周朋於牀下病實憂人醫療亾狀曰
良愈非情語寬遠憂耳又數月有來者袖銜一書予意
必非他人勞苦外就掣取之果周朋書封題印識無恙
未暇問他事少焉其人慼而進曰我得是書凡六月道
滯留故不速達行留嶺下有自嶺表來明言周朋死矣
此蓋生前書也言未幾而妹以訃至矣妹之言曰前㛹
鄉里時郎語妹我傍先塋得善地度捐財若干得之妹

心知語類不祥不忍問亦不復言後病侵遣人私貸果得之又病中嘗語妹曰我死必求乃兄作刻石語以表吾志若其勿忘嗚呼予與君為近親又先君之愛壻也乃揮涕而叙之銘曰才以奮志藝以厲氣若奮若厲終焉莫遂柱也摘齒馬也守閭三千之勞不揵于蒲以脫其輿其命也吁

李夫人墓誌

夫人李氏諱珏海州朐山人曾祖棊贈太子少保祖棊

尚書比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考某舒州淮寧縣尉自少
傅徙籍楚州遂為楚州山陽人夫人堂昆諱棁位至尚
書右丞祖以上皆贈官傅亞保曾祖妣丁氏繼王氏祖
妣喬氏皆郡夫人淮寧府君少有不羣之材年二十與
兄仲將同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文章竒變辯論踔厲識
者期以華顯然竟不偶以卒人士傷之夫人生四年而
孤妣程氏磁湖大族守志不奪故夫人不失鞠養且有
訓法世父官久寖為聞人出入踐歷持節數路其後右

丞益貴一門羣從衣冠相望為淮上甲族夫人方年少
不識艱苦世父為擇對以歸觀察公焉時觀察公方困
殄偺匱旅食京國諸李老人或以為疑而夫人從之晏
如撫字睦育族黨無二言人以為難其為京畿部從事
也通議府君兩碩人殯尚未克葬獨居憂之夫人言曰
吾觀君之憂未嘗為身謀方一出近部而坐常側席其
有懐邪公歎曰吾之親委于地垂二十年今錄吾槀未
足以瘞坐是憂爾夫人曰其無為也吾鬻吾服吾栘吾

腹積而去之有羸于栗貞于陽卜必協豐禄期年乃遯于野當如君志始往視之果得郭氏之原郭人曰此吉祥也予我百金之償以寧而親以利而孫子公曰券安在曰亡之矣公知其偽而不可詰又歸謀之夫人曰吾固告矣廢吾之褚袍以適市無家于餘帶褊其止咸如其言事悉類舉於是二十年之寓殯一朝而復夫人之明識達義聞者奇之噫向使隱然當男子事其自著見豈易既乎惟女子之德正於閨內故其可述者如此而

已至其孝於親睦於黨以順從夫以義訓子人之所難
夫人皆安行之必復次第比附而後成善則與夫假託
浮行姑求衆名者殆無以異故畧而不紀夫人享年六
十有二終于會稽子傳之官實紹興庚午正月甲辰也
初觀察公旁究異學間發語道未形事人不可測將終
謂夫人曰今此吾其殆乎我歿後六七年君亦逝矣善
自保與吾兒力持門户其後夫人之終相距蓋七年云
傳以其年四月既望合祔于婺州城北至皮塢之兆銘

曰有華于族有艶其禄乃脱其轂惟靖惟嗇惟勤惟德

終羸其宅内戒斯飭古訓是式其詒罔極

葉信臣墓誌

紹興丁卯予寓信之貴溪取友二人其一曰鄭君字季洪其一曰葉君字信臣之兩人者皆倦于宦游困辱憊沮藤書蠹簡賈用不售與人言拘畏恇怯惟恐傷人而鄉里後進咸畏憚之辯訟未決得二公語喻即解不幸有過惟恐二翁知之後數月季洪衰寒病甚竟死信

臣亦先如江西後卒于官踰年盜發田野鼓行邑中一
邑為墟予聞而傷之竊求其故曰嗟乎向使一鄉長老
皆如季洪信臣出入阡陌以不競之德化之慕而從者
以十為百以百為千以千為萬以成順悌遜避之俗則
兵無所投其又雖有惡少年頑不可革亦無黨外之助
其荼毒于衆必不如是酷也邑之羣士聞之咈然不受曰
吾邑推二翁之賢固也吾曹豈皆豪誕縱肆以致憤疾
者邪彼不吾憚非吾有以取之也奚獨以為吾罰予笑

而謂之曰非是之謂也凡士之里居與出而涖官者異
孔子居鄉黨似不能言豈真不能言哉子之邑仕而賢
美而富者凡幾人其仕者入必奥出必佩色莊而體舒
間從車馬過邑長吏則平揖而進與之抗衡如是故賤
者日隔其美而富則服都而貌澤囷食而從給歲時酒
肉歌勸鼓侑鶉衣之客毛褐不通如是故貧者自疎至
於特達之賢則又端重簡肅好惡絶俗道古今養名譽
詩章嘯詠傳發光采如是故愚者不知其解非如二翁

仕矣而態民也賢矣而志降也文章之美學問之富過
人數等而不自有也行李道路遇農而農遇隸而隸故
澤之入人如是其力也我無心兵彼其兵我乎凡予之
言非獨偉兩翁之誠也欲自是賢士大夫幸而里居無
事表暴畧是三病以保三美豈惟一鄉將天下是效聞
者乃悅而以予之言爲然嗚呼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
率不謹漢儒是以賦王命也可不勉哉信臣諱秉文大
王父翰王父蔭考輔皆隱居不仕君童稚自知讀書年

十三學為文從時先生蔣公游又讀禮遂精奧義試有
司為第一由是知名後受業國學為博士弟子老先生
皆能知已而試於禮部連戰連屈乃退閒山中十餘年紹
興五年朝廷推恩受一命服歷吉州龍泉主簿攝決曹
掾以憂去久之調虔州信豐尉紹興十九年九月丙申
卒于信豐享年六十有七娶薛氏有賢操君游學困而
歸薛夫人事之益畏故君以謀道自信而賤謀食者子
男二人可久汝舟孫男七人南一南強南圖南英南朋

南仲南壽可久汝舟皆有學業可久明春秋學爲郡貢
舉首後又與汝舟同試春官人以君爲有子至是諸孫
皆亹亹服勤南強南圖甫十歲攻大篆知用筆意人又
謂君有孫女三人長嫁進士祝廷祐次尚幼孫女三人
將以歲在辛未九月某日瘞于仙源鄉招賓里小櫪原
母夫人毛氏墓之左薛夫人先君卒十二年至是遂合
葬方君之卒有擒賊之勞州上其狀未報前期可久走
上饒求銘于予予昔假守廬陵君爲龍泉簿十年故人

也乃為之銘銘曰衍其實含其輝于何而年數之奇仁吾櫓信吾甲彼趫而厲色則洽表斯阡兆斯里何以介之貽孫子

處士諸葛君墓誌

君諱仲文字彥明信之上饒人實諸葛氏自君以上皆隱德不仕君少家貧無以為養懼親之憫焉乃自埋于賈區與時消息久之果致産百金日營甘脆以奉加豆大人樂之君曰子於為養事立矣利不可究慾不可府

流志而行善無取焉於是更求字學習誦詩訓以洗易
其業鄉里遂稱善人百年之俗習益不美以善進財為
智君有弟弗事事人或謂君宜為無名錢別藏之無供
諸子弟酒色費君曰不可也然此父母之愛吾將以志
養志寧瘠我以肥彼豈瘠彼以肥我耶他日仲求異財君録其
産無餘藏仲既得産破之君又以所益之財均焉仲亡
婦幼又從而衣食之婦以是慚而鄉隣服其長者噫今
人植材自營懷利相視兄弟諸父私計潛謀叔姒伯姊

激訐掉鼙其不詈辱而相稽者幾何而君能化其族以
及其黨以取信于鄉閭是亦難能也哉建炎初郡國戒
嚴軍無見擔其輸粟餽軍者事聞往往報下命官然富
人爭為蔽匿莫先應命君時尚未豐給獨慷慨詣郡曰
某願以私財若干佐縣官費吏大驚問君所欲君對狀
類卜式衆益異之其後盜發旁邑事起倉猝君為倡尤
力君之知義樂施蓋此類也至於欵地以取甘成梁以
利涉陶甓去塗以悦行旅修浮屠老子供而壯其宮不

知其幾何也享年六十有九男二人長俊乂先君卒次仲方女一人適郡人徐晞顔孫三人曰良材良輔良弼曽孫男女二人皆幼初良材以其文過予學有師法久之又知其行之不羣于庸流也於予有奉摯之義故予因良材之請龔子之狀而為君銘之君以紹興二十一年歲在辛未十一月某日卒于寢以是年十二月壬午瘞于西禪梵慧院之側𠭊君者亦良材也銘曰以智為時以養為基以仁為寳以静為師嗚呼後人尚克似之

劉隱君墓誌

劉氏有事兄而盡弟者曰協事父而盡子者曰建兩人者皆有奇節既瘞其親矣又以河南馮頴之狀求銘于予予曰子之志則毅矣然吾聞子之為葬具也易禫絅寢衣為絞衿衾冒令又不易其度而加費焉伐它山之石傭琢磨之工表而章之能具乎二人曰不然吾之親有志未遂有才弗試殆以默死是既隱其生矣吾不忍其死也使吾親託于金石使後世知有善名吾雖無田

何以食為予聞其言而悲之乃為銘焉君諱靖共字子
直大王父某中儒科仕至太常博士王父某贈承事郎
父某終通直郎君之始父名概者當元豐中名震一時
所謂東明劉先生也一門羣從曰炳曰煥仕徽宗朝至
宗伯列卿君挾門閥修名譽學問過人自游府縣學至
貢於郊學文譽日廣貴游子弟皆出君下然至羣試往
往不遂靖康中事多倉猝自大臣任事者皆思得奇材
以濟國用故有徒步取侯印者相屬君素有物譽羣公

爭取以為從事君亦感所遇為盡力如在敦宗院取鎮
江舟濟宗子數十族崇安嗔噪卒振廩給之而戮首䛇
者士皆推服然仕不過初品推而進之則挽者屈抑而
墮之則彊者勝是亦命夫晚居于信之貴溪優游忘年
以其學訓行諸子故君之子建協之子延皆以少年連
試于禮部貴溪冦火焚邑又蕩其區徙于弋陽汭口鎮
踰年卒于寓舍實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也享年六十
有五急難之苦協實濟之子天長即建也次未名先娶

張氏故殿中丞淑之孫再娶趙氏承宣使仲敔之女趙氏以二女累君君擇對嫁遣之一適敦武郎趙不旣一適建州進士哀濤君以紹興壬申三月丁酉葬于汭口鎮新開山之北銘曰闕文

謄錄監生臣汪本中

謄錄監生臣温廷鑑